



自家小史
娓娓道来

一次,我跟朋友杨长勋和齐华在上海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里聊天。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要来的,一切都很熟悉,只是觉得它变小了。已是傍晚时分,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。

突然,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

06 妓女,“文化口红”

跟前停下,看了我一眼,低下头说:“余先生,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,我向你道歉。”

“什么文章?”我问。

“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《文化苦旅》。”她声音很低,快速说完后转身就走了。

她相当俏丽,很有风韵,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。我们看着亭亭玉立的她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,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。

“文章又不是她写的,她为什么要道歉?”我问。

“有三种可能。”杨长勋说,“第一种可能,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;第二种可能,她只是你的读者,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;至于第三种可能,就不好说了……”

“说!”我命令他。

“第三种可能,她就是那个妓女。”杨长勋说,“这种可能最大。”

我回想刚才她低头低声、快速离去的样子,也觉得有这个可能,就说:“那她就很高尚。我们谁也不认识她,她也不必道歉,但她道歉了!齐华,你说呢?”

我转身看齐华,发现他还呆呆地看着图书馆的大门。“太像了。”他喃喃地说。

我看着他,立即明白了。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也觉得有些眼熟,不错,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纱,只是小了一代。

“像谁?”杨长勋问我。

“一时说不明白,”我说,“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。”

“有一个妓女在读《文化苦旅》”,这句话如果是事实,也不至于掀起对《文化苦旅》和作者的声讨吧?但在上海,这种声讨快速形成,并推向全国。

按照“文革”大批判的逻辑,《文化苦旅》转眼上升为“妓女读的书”。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,说他们受了污辱,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讨个“清白”。但我知道,这事打不得官司。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?我可以肯定,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:是哪一个妓女?他一定不会说;再问:是否认识那个妓女?关系如何?他也不会说。

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,大声为我辩护,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

品、文品都很高,为此,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她们。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,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。

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,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、情色讼笔。那个被我绝交的“左派”编剧更是兴奋,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“写回信”的机会。他十分内行地分析,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,既然口红和《文化苦旅》联系在一起,它也就成了“文化口红”。从此,很长时间,批判“文化口红”成了他的主业之一。

当时的上海文坛,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,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的辱骂,而他还任听人朗读我的书,我的那些“文化口红”。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“让他们骂去”的遗言,告别了人世。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,大家热衷关注的,还是妓女、口红,口红、妓女……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。

事情看来不大,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我看了一阵,得出一个结论:上海,真的必须离开了。

(摘自《吾家小史》作者 余秋雨)



要想成功
就要早起

成功的人头脑灵活

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:能够成功的人和不能够成功的人。

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?

迄今为止,我接触过至少3万名经营者以及职场人士。我们之间展开过各种交流,我从中受益良多。现在仍然有很多杂志邀请我和经营者以及职场人士进行交流。

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功?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成功?这不是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楚的。一个人成功与否有很多的

10 要成功就要有好习惯

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。

但是有一个差异是毋庸置疑的,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简单概括,那就是“能够成功的人往往有好的习惯,而不能成功的人是不良习惯缠身”。

能够成功的人在想到“这个很好”的时候,会马上将其习惯化,而不能成功的人即使想到“这个很好”,也不会将其习惯化,而是继续维持以前的陋习。

为什么能够成功的人会因为“这个很好”而将其习惯化呢?

因为他们头脑灵活,同时他们还能够马上付诸行动。

能够成功的人具备以下3大习惯:

- ①头脑灵活,具有积极接受一切良好事物的习惯。
- ②具有对得失善恶能马上做出判断的习惯。
- ③只要认为是好事便会马上付诸行动的习惯。

大多数无法成功的人往往欠缺的是最后一项,即“马上付诸行动”的习惯。简单地说,就是“虽然我都明白,但是做不到”。

从医学的角度来说,这叫作“生理机能分裂”,虽然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成功,但缺乏行动,不能养成好的习惯,当然也就无法成功。如果这样的人还能够成功的话,那么这个成功本身就是问题。

所以,成功者看失败者时,往往都

会认为“这些人为了失败付出了拼命的努力啊”。

掌握短眠法,就能成为早晨型人

大多数无法成为早晨型人的理由是,“晚上睡得晚”“睡眠时间会缩短”等。

一个人晚上睡得太晚而导致睡眠时间不足是不可取的。你又不是《男人不好当》里面的寅次郎,如果是那样,真是无话可说了。

有很多人虽然晚上睡得晚,但属于早晨型人。当然,也有睡眠时间较短的早晨型人。

拿破仑就说过:“我的词典里没有不可能。”众所周知他几乎不睡觉。发明大王爱迪生也曾有“我每天只睡3小时”的豪言。

虽然他们没有系统的睡眠时间,但是他们是在零星地获取睡眠。比如,拿破仑会在马背上打个盹儿,爱迪生会在研究室眯一会儿。他们其实是在进行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打瞌睡。换言之,这属于插空补觉。

这种打瞌睡、插空补觉其实正是人们常说的短眠法。

所谓短眠法,是指无论睡眠时间多短都能够从容应对,不会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的睡眠法。

短眠法真的有人能够做到吗?是的。我有两位友人就在实践短眠法。

其中一位便是因短租公寓而声名鹊起的川又三智彦。

他是大藏省银行局的不良行政即著名的“不动产业界的总量规制”的最大受害者,他拿出所有积蓄从零开始成功翻身。他曾经把主题音乐“4400111”转让给外资企业并用全新的品牌在业界刮起强劲的旋风。

他还为了能在任何一个地点工作而把轻型汽车改装成办公室,他是史上罕见的创意型人才,考虑到自身的健康和工作效率,他每天会安排3段时间集中小睡。

“每天白天我要休息两次。为了能随时在社长室里休息,我还准备了小床。在午餐后睡30分钟,将工作安好后,从下午6点半开始再睡30分钟。通过这样的睡眠我可以工作到很晚。”

据说,在晚上到早晨的时间里他只有少量的睡眠,而第二天他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。

一般来说,一个人在一天中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。我是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,每天我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充其量也就10分钟。

如果人们像川又三智彦那样每天3次给自己“系统重启”,那么每天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也就有3次机会。换言之,每天你就可以拥有超出常人3倍的注意力集中时间。这种短眠法值得忙碌的职场人士借鉴。

(摘自《早晨型人 更容易成功》作者 中岛孝志)

(本连载结束 敬请关注下期连载)